
天下無敵的幻覺與盟友的黃昏：特朗普惡性自戀的心理分析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導言：地緣政治中的荒謬劇場

在當前的國際局勢中，我們正目睹一場前所未有的心理與政治鬧劇。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未諮詢其他盟友的情況下，和單一盟友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行動。然而，當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導致全球能源危機時，特朗普卻轉過頭來要求國際社會出兵出力。這種行為不僅在外交邏輯上是斷裂的，在心理結構上更呈現出一種病態的特徵。



在開戰之前，他不斷地威嚇和侮辱盟友，例如對它們徵收高關稅，揚言要奪取格陵蘭，要將加拿大成為美國第51州，將加拿大總理貶為美國的州長或未來州長，不正確地批評北約沒有積極參與阿富汗戰爭……，如今其他國家不積極支持美國在中東的戰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，於是乎特朗普又再侮辱歐洲盟友是「懦夫」和「紙老虎」，這些言行背後隱藏的並非單純的「美國優先」政策，而是一個深刻的心理學命題：一個具有高度自戀人格（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，簡稱NPD）的領導者，是如何在摧毀互信的同時，理直氣壯地索取他人的忠誠。心理學是筆者的專業之一，在下面我嘗試分析這種人格結構和可能帶來的後果。

惡性自戀的四重奏：超越一般的自我中心

早於1964年，心理學家埃里希·弗羅姆（Erich Fromm）提出了「惡性自戀」（Malignant narcissism）的概念，二十年後，亦即是1984年，另一位心理學家奧托·肯伯格（Otto Kernberg）進一步對這概念進行研究，他指出惡性自戀結合了四種特質：

- **自戀**：這不僅僅是愛慕虛榮，而是一種更具破壞性的心理病態。首先，惡性自戀者展現出極強的「自戀性特權威」，以為自己無所不曉、無所不能，例如特朗普對科學的認識只是皮毛，卻堅持氣候變化是虛假的。

- **反社會行為**（Antisocial behavior）：自戀者認為世界必須繞著自己旋轉，規則只為他人而設，自己則擁有打破一切規範的權力，故此特朗普漠視法律、規則、條約和國際慣例。舉例說，直到2026年1月，特朗普已經宣布美國將退出或停止參與共66個國際及聯合國相關組織；即使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某些行政命令是違憲的，他仍然覺得行政部門可以駕馭司法；至於他先後兩次繞過國會對外用兵，就更不在話下。
- **攻擊性**（Aggression）：病態自戀者傾向於使用威脅、挑釁和侮辱作為達到目的之手段，例如將不願配合的盟友視為「懦夫」，將批評自己的傳媒視為「國家敵人」或者「假新聞」。
- **偏執**（Paranoia）：高度自戀者相信陰謀論，常常懷疑人家有意圖傷害自己，例如選舉結果對自己不利，便一口咬定發生了選舉舞弊；貿易失衡便認為全世界都在佔美國便宜；美國半導體不振便指控台灣「偷走」了美國的生意。

限於篇幅，以下我將會集中討論自戀和攻擊性這兩點。

自戀的彰顯：甘迺迪中心的更名和諾貝爾獎的轉送

要分析這種人格，我們必須觀察特朗普對「認可」的病態渴望，在2025年初再次就任後，特朗普第一時間撤換了「甘迺迪演藝中心」原有的多名董事會成員，轉而任命了一批對他絕對忠誠的追隨者。最令人驚訝的是，這群由他親手挑選的董事會成員，隨即投票推選特朗普本人擔任董事會主席。儘管聯邦法律明確規定甘迺迪中心是約翰·甘迺迪的國家紀念地，且任何更名可能需要經過國會批准，但特朗普指使的董事會卻在2025年12月一致通過更名為「特朗普·甘迺迪演藝中心」。將自己的名字強行加在前總統的紀念地上，這在心理學上是一種「象徵性統治」（symbolic dominance）。他試圖透過這種方式，在歷史地位上與甘迺迪平起平坐，甚至超越對方。

另一個顯著的例子在於他對諾貝爾和平獎的執著。特朗普曾經不斷地重複自己應該有資格得到諾貝爾和平獎，在今年一月美國生擒委內瑞拉前總統馬道羅之後，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、委內瑞拉反對派馬查多將自己的獎牌轉送特朗普，後者欣然接受，並以此自豪。這在常人眼中是極其幼稚且缺乏常識的行為。縱使一位哈佛大學博士將證書送給我，這並不代表我就具備了同等的學術造詣。諾貝爾委員會早已明確指出，獎項的榮譽與資格是絕對不可轉讓的，特朗普只是擁抱着一座沒有任何實質意義的獎狀去自我陶醉。

這種自我陶醉的行為，在心理學上反映了自戀者對「自我宏大感」（Grandiose sense of self）的極度飢渴。自戀型人格障礙患者往往生活在一個由自己編織的英雄敘事中，他們無法分辨真實的成就與虛假的符號。對於特朗普而言，獎狀的法理效力並不重要，重要的

是這座獎盃餵養了他內心那個永遠無法填滿的自尊黑洞。這種行為模式顯示了他心理發育中某種「退行」至幼兒期的特質：只要能得到心愛的玩具（榮譽），他不在乎獲取的方式是否合理，甚至不在乎這是否只是一場自欺欺人的表演。

自戀型攻擊或暴怒：紙老虎與懦夫的指控

這種病態還包含了一種「自戀型攻擊或暴怒」（Narcissistic aggression or rage）。不同於一般人因憤怒而反擊，惡性自戀者往往先挑起他人憤怒，當對方作出回應時，便反過來將對方描述為攻擊者，例如特朗普挑釁加拿大，當加拿大作出反制時，便投訴加拿大對美國不友善。自戀者將攻擊與羞辱視為一種維持自我價值的手段。當他侮辱盟友、威脅主權國家時，他並非在進行理性的外交博弈，而是在透過踐踏他人的尊嚴來確認自己的優越感。這種人格對他人缺乏基本的同理心，將盟友視為達成目標的工具。在他們的邏輯中，既然我是至高無上的，那麼羞辱你是我行使權力，而你服從我是履行義務。這種單向的權力結構，是導致當前盟友關係崩潰的心理根源。

當我們審視特朗普在伊朗戰爭爆發後的言論，其惡性自戀的偏執與攻擊性更加展露無遺。3月17日他在社交媒體說道：

「事實上，由於我們取得了如此輝煌的軍事勝利，我們不再『需要』或渴望北約國家的援助，我們從未需要過！同樣，日本、澳洲或韓國也是如此。事實上，作為美利堅合眾國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的總統，我們不需要任何人的幫助！」

隨後在3月20日，他又變本加厲地指責：

「沒有了美國，北約就是一隻『紙老虎』！現在戰鬥在軍事上已經贏了，對他們來說幾乎沒有危險，他們卻在抱怨被迫支付的高油價，卻不想幫忙打開霍爾木茲海峽，這是一個簡單的軍事行動，也是高油價的唯一原因。這對他們來說太容易了，風險極低。懦夫，我們會記住的！」

這些話語充滿了心理學上的「投射」機制。他稱盟友為「紙老虎」和「懦夫」，實際上反映了他內心深處對失去領導地位的極度恐懼。他一方面叫囂「不需要任何人」，另一方面卻對盟友不願承擔風險而感到憤慨（自戀憤怒）。這種邏輯矛盾是自戀者的典型特徵：他們在情緒高漲時會產生「全能感的幻覺」（Grandiosity），認為自己無所不能；但當現實的壓力（如高油價與航道封鎖）來襲時，他們會立即尋找代罪羔羊，並將自己的失策歸咎於他人的不忠。

當特朗普要求其他國家出力打通航道時，他並不是在請求合作，而是在下達命令，並期待那些被他稱為「懦夫」的國家能像僕人一樣隨傳隨到。這種對人際關係（乃至國際關係）的剝削性本質，使得任何正常的外交對話都變得不可能。

羞辱作為極限施壓的手段

特朗普對盟友的羞辱並非偶然的口沒遮攔，而是一種病態的心理操控。他提出購買格陵蘭、將加拿大降格為美國州長等言論，本質上是在進行一種「極限施壓」的心理測試。他透過侮辱來測試對方的底線，要求對方在被羞辱後依然卑躬屈膝地滿足其要求。在惡性自戀者的世界觀裡，這被視為一種忠誠的終極證明。

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他多次宣稱能在24小時內結束俄烏戰爭，在2025年重新上任後，他隨即對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展開心理攻勢，後來又提出了一份被歐洲盟友視為「克里姆林宮願望清單」的和平計劃，這份計劃要求烏克蘭放棄克里米亞、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等領土。歐洲盟國最初對此表示震驚與反對，但特朗普不僅沒有進行外交溝通，反而採取了進一步的恐嚇。為了保住區域安全，多位歐洲元首轉而對特朗普展開了密集的讚美攻勢。

對於自戀者而言，這種迫使他人放棄尊嚴、轉而對自己歌功頌德的過程，能帶給他們巨大的病態快感。每一次盟友的讓步與奉承，都會進一步加深他「天下無敵」的全能感幻覺。特朗普將他人的妥協誤認為是自己魅力的展現，而非基於地緣政治無奈的戰略選擇。這種認知的偏差，使得他在2026年對伊朗發動攻擊時更加有恃無恐，因為他在先前的心理博弈中得出了一個結論：只要施加足夠的羞辱，世界終將跪在他腳下。

結論：孤立的王座與崩潰的互信

任何具備正常認知能力的人都能看清其中的荒謬。然而，對於一個深陷惡性自戀泥淖的人而言，外界的邏輯與批判是徒然的。他擁抱著那張無法轉讓的諾貝爾獎狀，沉浸在自封的「和平締造者」與「最強領袖」的幻象中，他幻想加拿大總理是自己的州長，以為北約的歐洲盟國是長期倚賴美國的附庸，卻看不見自己正親手拆毀支撐美國數十年的全球戰略基石。

惡性自戀者最終的宿命往往是極度的孤立。當危機真正降臨，當言語的威脅不再奏效，當盟友在長期的羞辱中拂袖而去，這位坐在「最強國家」王座上的領袖，將會發現他所鄙夷的「紙老虎」和「懦夫」，其實是他自己內心脆弱自尊的倒影。這篇文章所分析的不僅僅是一位政治人物的行徑，更是一個警示：當一個擁有全球最強大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文化力量的大國被一種病態人格所挾持時，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穩定都將成為這場心理病態的祭品。

特朗普對伊朗開戰是一場豪賭，《紐約時報》評論員喬治·道格拉斯（George Douglas）批評特朗普為中東的又一個泥沼創造了條件，他指出：「破解這個難題的唯一辦法是創造一場軍事奇蹟：一場速戰速決、傷亡最小的戰役，迅速重新開放海峽，將全球經濟受到的衝擊降到最低，並讓伊朗幾乎徹底失去反擊能力，無法再對對手造成軍事或經濟傷害。

」不過，即使他能夠取得軍事上的勝利，推翻了不得民心和被國際社會嫌棄的恐怖主義政權，但國際秩序、盟友關係已經分崩離析，美國的信譽亦一落千丈。

2026年3月21日

原載於澳洲《同路人》雜誌

[更多資訊](#)